



輿地隅說序

輿地之說可以不作周禮有職方氏掌天下山川土俗而一統志則極其詳且盛焉外此更有杜氏通典有文獻通考有居誨記虞衡志桑欽水經職方外紀莫不通會古今纖悉畢備於此而更有作焉是贅疣也雖然是說也而非記與志也志也者志其蹟記也者記其事說則不然蓋在志與記之外說其所以然又說其所當然說其未有天地之始與既有天地之後則所謂輿地之說也者何以爲山川山何



以峙川何以流人何以生國何以建山何以分支別
派水何以輸瀉傳流古今何以遞變爲沿革人物何
以治亂成古今且夫吾中國土地在大地中止東南
一隅合華裔而統計之才八十一分之一耳其間或
異或同者不合觀之何以見宇宙之大乎且夫天度
不同地形亦異中土在赤道北二十三度半之中其
間寒暑晝夜性情起居於習見習聞之常不推而極
之三大殊方之地何以廣未聞未見常變之不等乎
作格理論卷上推事論卷中外方論卷下每卷八條

共二十四條更爲考証論八條共四卷三十二條合
古今華裔統爲一書而更以推詳備載昔人所未爲
也其中更有古今所未詳明者爲之微顯而闡幽焉
考古君子於詩書之暇取而觀之不徒視爲山經海
志則作者之意庶有幸矣

康熙癸酉七月旣望柳庭孫蘭序

輿地隅說目錄

圖說併附

卷上

鴻濛開初第一

變盈流謙第二

至順極厚第三

高下相因第四

因地制流第五

因氣建形第六

因勢成聚第七

因聚建國第八

卷中

三條四列第一

禹蹟創變第二

秦皇一統第三

阡陌變古第四

北荒南辟第五

險阨遠近第六

州郡沿革第七

割據分爭第八

卷下

外方異同第一

東方之國第二

西方之國第三

南方之國第四

北方之國第五

谿峒之民第六

黎山之民第七

窮海荒陬第八

卷末

中土外方山川釋名考第一

中土外方音聲異同考第二

中土外方山川物產考第三

中土外方山川變異考第四

大地之內三大殊方考第五

黃河考第六

淮河考第七

閘河考第八

輿地隅說目錄終

凡例

一中庸以博厚高明交言天地以撮土勺水卷石專言天中之地皆發古今之未發也今演坤元之義倣其格理置論由開闢之始以及有形建國之初以補輿地家之所未備

一禹蹟山河條列先賢言之詳矣今復總攬綱紀特詳分其地勢更考其創變之由使觀者開卷瞭然非復桑欽水經之誤

一冀州揚州南北兩大冀之大大于北揚之大大于

身地附言
南非復他州可比也但昔人未嘗比例相推久爲古
今之所忽畧今挈長較短細加推詳由其所以荒考
其所以闕則古今成局頓覺開明

一堯有八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皆爲古今大災今
以堯之洪水責諸地不歸諸天似言前人之未言
一州郡沿革至南北朝每苦界地不清今細列其分
壤併僑立名色之異庶繡錯紛紜不至五色眯目
一割據分爭及藩鎮逆命舊史亦難定其疆域土境
今皆旁註細述觀者可因其得失考其興亡之由

一外國與中土不相上下人惟坐井觀天遂至夜郎
自大今併載外方輿圖之盛以見中土僅此一隅可
以化偏執之拘爲之曠觀而深省

一外方西與北之勢與東南不同今畧于東南而詳
于西北併推其等類者使漢唐以來得失之故可以
類推而詳也

一三大殊方未之前聞今併列南方北方中方南方
則紀其日影尺寸北方則紀其晝夜時刻中方則紀
其大熱無寒皆引入貢與國史爲証以推古今之未

見未聞

一八考之設猶馬史之書班史之志也輿地之不能
悉說者為考以志之蓋取中土外方比例而通証之
以見一道同風無內無外云

一四瀆江漢安流黃淮交病輿地之內災變之大者
今並開河通同詳考以重匡時之務

大地山河圖

通算北極至南極
半週四萬五千里
北極至北極通週
九萬里東極西極
亦如之若開方實
地八十一萬里山
河迴折不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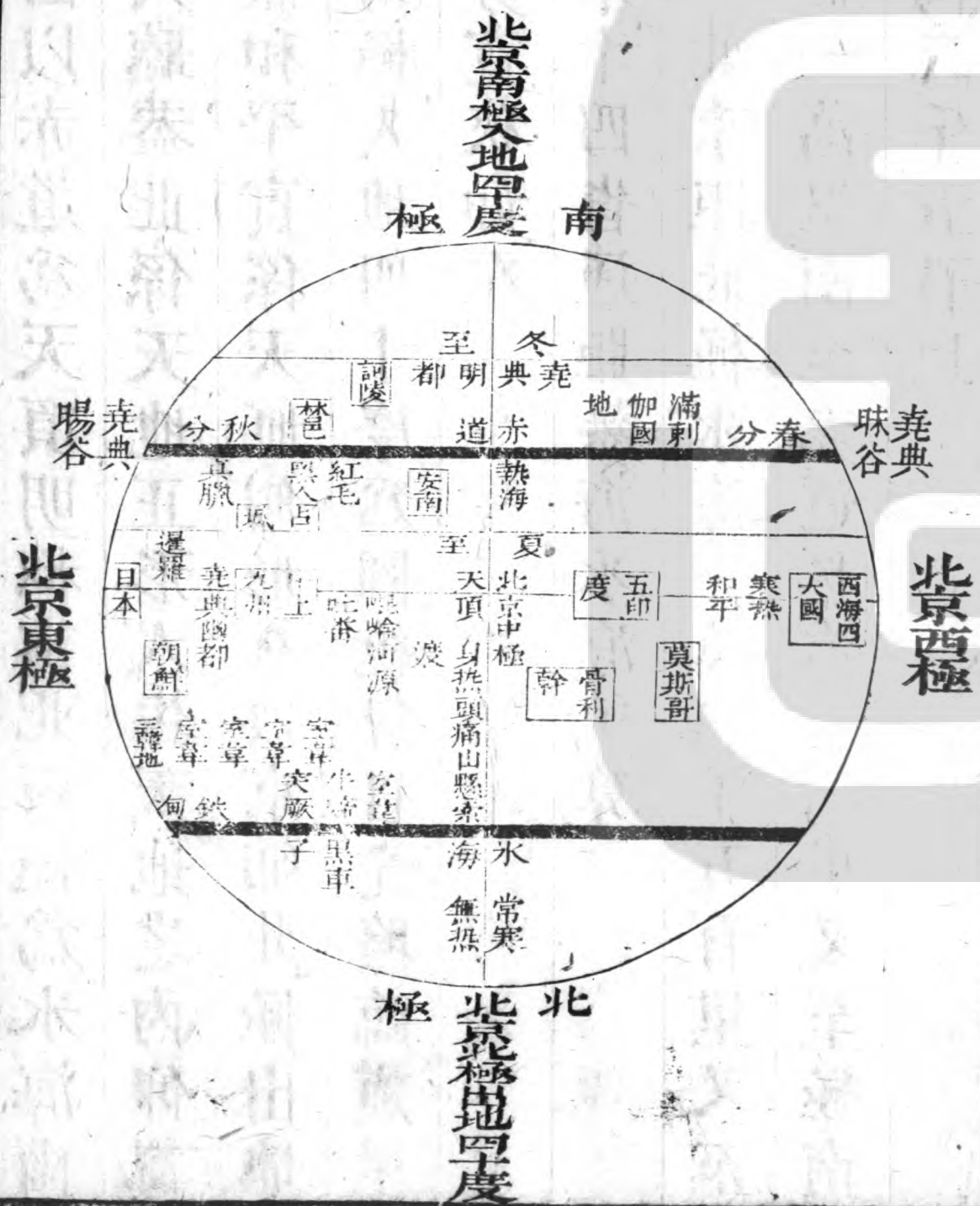
西極味谷

東極曠谷

圖說

輿地為圖欲東西南北不失尺寸亦難矣哉人在大塊之中知南北東西第曰南北東西而已不知東西既無定形南北亦無定勢日在南北之中終古惟一赤道今以赤道為中極南北二極皆向之更分一單線為二六三度半界限為不冷不熱和平之地而

以其中諸國附焉其在單線之外者北方之國則以晝夜長短為証南方之國則以表南日影為証宇宙之大可以按圖而悟矣



按前一圖以赤道為天頂明都南北兩極為冰海幽都大駭人聽蓋此係天地正形人生天地之內仰觀俯察寒熱和平實係天地側形今以京師北極出地四十度南極入地四十度為圖統算日光照臨道里遠近地勢寬狹如左

一京十四省通距熱海冰海統算

寒氣之餘北京距北極冰海一萬二千五百里又至極北窮盡一萬里南至赤道熱海一萬里又至極南窮盡一萬二千五百里

江南北距冰海一萬四千三百七十五里又極北窮盡八千一百二十五里南距熱海八千一百二十五里又極南窮盡一萬四千三百七十五里

山東北距冰海一萬三千二百五十里南方極南窮盡亦如之

南距熱海九千二百五十里北極極北窮盡亦如之

山西距冰海一萬三千里南方極南窮盡亦如之南距熱海九

千五百里北極極北窮盡亦如之

陝西距冰海一萬三千五百里南方極南亦如之距熱海九

千里北極極北亦如之

河南距冰海一萬三千七百五十里南方極南亦如之距熱

海八千七百五十里北極極北亦如之

浙江距冰海一萬五千里南方極南亦如之距熱海七千五

百里北極極北亦如之

江西距冰海一萬五千二百五十里南方極南亦如之距熱

海七千二百五十里北極極北亦如之

湖廣距冰海一萬四千七百五十里南方極南亦如之距熱

海七千七百五十里北極極北亦如之

四川距冰海一萬五千一百二十五十里南方極南亦如之距熱

海七千三百七十五里北極極北亦如之

福建距冰海一萬六千里南方極南亦如之距熱海六千五

百里北極極北亦如之

熱氣之餘廣東距冰海一萬六千六百二十五里南方極南亦如之

此為首距熱海五千八百七十里北極極北亦如之

廣西距冰海一萬六千二百五十里南方極南亦如之距熱

海六千二百五十里北極極北亦如之

雲南距冰海一萬六千五百里南方極南亦如之距熱海

六千里北極極北亦如之

貴州距冰海一萬六千三百七十五里南方極南亦如之距熱海六千一百二十五里北極極北亦如之

一京十四省春夏秋冬日光照臨遠近統算一

北京去北極五十度爲本京天頂距極北極南各二萬二千五百里爲本京人跡在地

夏至日光遠本京地面四千一百二十五里

春秋二分日光遠本京一萬里

冬至日光遠本京一萬五千七百六十二里半

江南去北極五十七度五分爲本省天頂距極北極

南各二萬二千五百里爲本省人跡在地

夏至日光遠本省地面二千二百五十里

春秋分日光遠本省八千一百二十五里

冬至日光遠本省一萬三千八百八十七里半

山東去北極五十三度爲本省天頂距極北極南各二萬二千五百里爲本省人跡在地

夏至日光遠本省地面三千三百七十五里

春秋分日光遠本省九千二百五十里

冬至日光遠本省一萬五千零一十二里半

山西去北極五十二度爲本省天頂距極北極南各二萬二千五百里爲本省人跡在地

夏至日光遠本省地面三千六百二十五里

春秋分日光遠本省九千五百里

冬至日光遠本省一萬五千二百六十二里半

陝西去北極五十四度爲本省天頂距極北極南各二萬二千五百里爲本省人跡在地

夏至日光遠本省地面三千一百二十五里

春秋分日光遠本省九千里

冬至日光遠本省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二里半

河南去北極五十五度爲本省天頂距極北極南各

二萬二千五百里爲本省人跡在地

夏至日光遠本省地面二千八百七十五里

春秋分日光遠本省八千七百五十里

冬至日光遠本省一萬四千五百一十二里半

浙江去北極六十度爲本省天頂距極北極南各二

萬二千五百里爲本省人跡在地

夏至日光遠本省地面一千六百二十五里

春秋分日光遠本省七千五百里

冬至日光遠本省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二里半

江西去北極六十一度爲本省天頂距極北極南各

二萬二千五百里爲本省人跡在地

夏至日光遠本省地面一千三百七十五里

春秋分日光遠本省七千二百五十里

冬至日光遠本省一萬三千五百一十二里半

湖廣去北極五十九度爲本省天頂距極北極南各

二萬二千五百里爲本省人跡在地

夏至日光遠本省地面一千八百七十五里

春秋分日光遠本省七千七百五十里

四川去北極六十零半度爲本省天頂距極北極南
各二萬二千五百里爲本省人跡在地

夏至日光遠本省地面一千四百七十五里

春秋分日光遠本省七千三百七十五里

冬至日光遠本省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七里

福建去北極六十四度爲本省天頂距極北極南各
二萬二千五百里爲本省人跡在地

夏至日光遠本省地面六百二十五里

春秋分日光遠本省六千五百里

冬至日光遠本省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二里半

廣東去北極六十六度半爲本省天頂距極北極南
各二萬二千五百里爲本省人跡在地

夏至時刻日光正當本省天頂微南

春秋分日光遠本省地面五千八百七十五里

冬至日光遠本省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五里

廣西去北極六十五度爲本省天頂距極北極南各
二萬二千五百里爲本省人跡在地

夏至日光遠本省地面三百七十五里

春秋分日光遠本省六千二百五十里

冬至日光遠本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七里半

雲南去北極六十六度爲本省天頂距極北極南各
二萬二千五百里爲本省人跡在地

夏至日光遠本省地面一百二十五里

春秋日光遠本省分日光遠六千里

冬至日光遠本省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七里半

貴州去北極六十度五分爲本省天頂距極北極南
各二萬二千五百里爲本省人跡在地

夏至日光遠本省地面二百五十里

春秋分日光遠本省六千一百二十五里

冬至日光遠本省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七里半

附說

問天下之大九州之遠山州回折之勢江海遼濶之殊其遠近廣狹寒熱溫涼皆可推算以定是何天地之廣大博厚可以一術而槩與曰天地之道廣大無窮得其紀綱可坐而算也天地之內動極而如靜者北極也進退而循環者日光也動靜不定游移而遠近者人跡也由天之度準地之里以天之三百六十三知地之九萬里圍三徑一知地之厚三萬里折半知地心之一萬五千里人目高庳在地之面以面準心

知日高于地心一萬五千里以地之二百五十里準
天之一度知北極在天移一度人移在地二百五十
里日南一度知地寒氣進二百五十里日北一度知
地熱氣進二百五十里如是遞進遞退至熱極寒極
知地面寒熱進退之里以餘寒餘熱相較知地面中
和之里以兩極皆寒知地面寒極偏勝之里以日出
日入知地面東西遠近之里此推地體地面南北東
西遠近里數之大畧也豈獨中國九州即海宇窮荒
皆盡算之今一京十四省主度分如左

北京主北極出地四十度湖廣主北極出地三十一度

江南省主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四川主北極出地二十九度半

山東主北極出地三十度福建主北極出地二十六度

山西主北極出地三十度廣東主北極出地二十七度半

陝西主北極出地三十度廣西主北極出地二十五度

河南主北極出地三十度雲南主北極出地二十四度

浙江主北極出地三十度貴州主北極出地二十四度半

江西主北極出地二十九度

右主者鄰近州郡以省城為主也

春秋分

夏至

冬至

北京表影十度四分 三度三十分 二十四度

山西九度二十二分 三度六分 二十度六分

山東九度三分 三度五十分 二十一度

陝西八度四十三分 二度四十分 二十度

河南八度二十四分 二度三十分 十九度

江南七度三十九分 一度五十分 十七度

湖廣七度十三分 一度三十分 十六度

浙江六度五十六分 一度二十分 十六度十分

春秋分

夏至

冬至

江西表影六度 三十分 一度九分 十五度 三十分

四川六度四十七分 一度十六分 十五度 五十分

福建五度五十一分 三十一分 十四度三分

廣西五度三十六分 十九分 十三度 三十分

廣東五度六分 六分 十二度 三十分

雲南五度二十一分 六分 十三度六分

貴州五度二十分 六分 十三度六分

按南北遠 必按表方確今併載之

柳庭輿地隅說卷之一

外書區言

共計八章統論山川人物之理以及有形建國之初

古邗孫 蘭滋九著

新安吳 綺蘭次

廣陵王方岐武徵全閱

古晉吳 璉馨聞

鴻濛開初第一 共六條

正說

虛霽生宇宙言天而始於大極言地而始於鴻濛太

極者理氣之始鴻濛者氣之始也言太極則天地未分言鴻濛則天地既分鴻者大也濛者昧也大昧未明却有物焉在天之中地天分形厥象昭著光彩照耀則地於是乎闢矣

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有次第乎曰無次第無次第曷爲地闢於丑曰天開而後見地安得不以丑爲次第乎但地闢之闢與闢土地不同彼謂開墾充拓此謂照耀光明彼其混茫初兆水火未分渾渾汨汨塊然一物未山未川無草無木無人無物但其形爲日月所照蠢蠢可見則曰地闢於丑

問地形初闢萬物未生地在天中大氣摩盪厥狀何如曰人之終終於火人之始始於水天地亦然天地將毀日氣漸卑漸下近地萬物枯焦元氣渙散風火連颺大塊粉擠霾亂塵消與人告終其理一也故天氣者地之魂也地形者天之魄也山者骨而土者膚草木其毛髮也天地既成火氣漸上漸上行空聚而爲日火聚水生吸而爲月散而爲星元氣復甦雨濡露濕大塊温煦水澤時行與人初生其理一也然則

地氣初闢水氣爲先乎曰不有水氣天地何以生成
故洪範五行自一至五必先於水天一生水地六成
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
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天一生水必淘
洗數千年而地形始著按上古鴻濛之世必水多人
少其偏氣先生物觀水火遞生之勢必五行之氣全
而後生人也

地之初闢必先洪水此何所據曰今之疑跡可據也
華山之腰多螺蚌壳石子崗下石子如卵此必潮水
磨盪而成則古先初闢洪水爲多也惟水氣濡潤數
千年而地氣始甦地氣甦方能通乎天氣則天地始
交而萬類芸生矣故太古之世天地之氣皆童而萬
物不生則人亦不生也今觀人道男子八月而齒八
歲而齠音觀二八一十六而精通月事時下女子七月
而齒七歲而齠二七十四而天癸至月事時下男女
皆能有子然則五臟之氣不全人不能育子五行之
氣不全天地亦不生萬物也

附說

問地闢之後必先洪水堯之洪水何如曰不然古之
洪水其勢稽天天地之中元氣初開澹澹汨汨古先
神聖所謂斷鰲足以立四極者也堯則不然堯之時
去古已遠彼時九川九山九藪自古至堯已淘洗畢
露但山川橫截之處未通水道壅塞連年雨澤積而
成災故堯命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汝漢排淮泗播九
河修太原又于水道加功以奠萬古桑田之事與天
地初開之洪水不相干涉亦非天災流行然則堯之
洪水歸諸地不歸諸天自古以來未嘗看破

按蜀志望帝之世亦有洪水其臣開明亦鑿玉壘諸
山而放水入江則禹跡未到之處亦有人如禹治水
者則洪水之患外國亦有人如禹但外國史書中土
未見不傳其人耳開明治水有功民得粒食望帝傳
位於開明由是言之不獨舜禹矣

變盈流謙第二

正說

問易稱地道變盈而流謙則古今地道變更皆由於此何以爲變何以爲流曰天地之悍氣莫大于水火舍水火亦不能爲變也天地既闢火氣騰空聚而爲日以生長萬物惟水氣避高趨下洋溢怒張足以損高以就卑變盈而流謙耳流久則損損久則變高者因淘洗而日下卑者因填塞而日平故曰變盈而流謙此聖人設卦觀象以爲謙道之大在地亦然君子

卑以法地不可不然也

問變盈流謙謂損高增卑如雲土夢作又廬之敷淺源信乎損高以就卑矣至江淮河漢萬古不見其填滿何也曰此高者謙而虛者受也惟高則常謙而高自在惟虛則常受而受不窮不然盈滿汎濫而不知窮極此又可見能謙者之不可滿也曰流謙原有無窮不盡之意

問自崑崙以東其山不知凡幾其石山戴土土山戴石自亘古以來變而不變不知凡幾焉能桑田之必爲滄海者乎曰造化之變不可端倪如小兒換齒齒盡而兒不知如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每年漸漸成異或爲水激或爲地湧或爲人事之變遷或爲天災之流行久久成異人壽幾何潛移默奪而不知其跡遂不同也往年山東地震而圻高原之上忽湧出船隻此何說也通考載山西地崩數丈之下忽有城郭宮室此又何以說也然則積德積刑之變自古有然者矣

附說

或曰天地不變天地之中止有水火變動移易而成古今地之中惟石與土此有形滯累之物卽天地有毀壞此物于何銷鎔當如四游之說寒暑晝夜地自爲之變動人于其中默運而不知耳是曰不然今考四游之說東游爲春南游爲夏西游爲秋北游爲冬周而復始以成春夏秋冬近東則暖近西則涼近南則熱近北則寒近南苦熱則水弱多雨地沉而水盛近北苦寒則水強成冰地浮而水涸潮汐者一呼一吸地爲浮沉也水氣日移相轉用久則滄海變爲桑

田桑田爲滄海矣誠如其說則地之靜者反動古今變易推移以成世界則天地之壽萬古常存如人之反老還童與時變易有此理乎然變盈流謙其變之之說亦有可異者今考其故有因時而變有因人而變有因變而變因時而變者如大雨時行山川洗滌洪流下注山石崩從久久不窮則高下易位因人而變者如鑿山通道如排河入淮壅水漑田起險設障久久相因地道頓異因變爲變者如土湧山崩地震川竭忽然異形山川改觀如此之類亦爲變盈流謙

若夫水火變易則天地成毀在于其中此中更有別論

至順極厚第三

正說

按地道至順極厚而無弗載何以爲至順何以爲極厚也至順者言無所逆于天且無所逆于人莊子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處之爲言靜也靜極則順順則無所撓而逆之一以承天一以因人承天者承乎天氣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因人者因乎人功耕田鑿井而各遂其生是故百穀草木麗乎土承枝交讓而榮瘁無愆萬事紛紜因乎人天壽平格而天札不起一

有所逆鮮不爲患矣

地道之至順者如此所謂極厚者何如曰極厚以氣言不以形言若論形則廣可得而量厚不可得而見也近有因天測地之法則地之厚亦可折筭而得也按每二百五十里當天一度依新法周天三百六十六度則知地周九萬里圍三徑一則知地厚三萬里少弱此蓋立表測量毫髮之不差者也淮南子謂禹使太章自東極至于西極步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北極至于南極亦如之而不知

其厚蓋以地爲平面能言廣而不能言厚則其所謂廣者亦甚荒唐無據矣今以天準地知天圓而地亦圓以天度準地里以三百六十度知地周九萬里以九萬里三之一知地厚三萬里少弱則地之厚可測望而筭也又焉用太章豎亥也乎哉獨其所謂厚以氣言者何也莊子曰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厚則元氣運行而不窮也淮南子曰神州曰農土次州曰沃土戎州曰滔土弇州曰并土冀州曰中土台州曰肥土薄州曰隱土皆以厚爲言也易曰厚德

至利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有常言不改也化光言
新景時時照耀也非天下之極厚能如是乎

附說

問地道至順一有所逆鮮不爲災抑地道之自逆歟
抑有所以逆之歟曰此人理乖舛天道失常則地與
其妖以作災沴如春溫秋肅夏長冬藏此地之常也
若夫逆則時序有乖陰陽交忒忒則逆逆則爭爭則
戰故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地之于天妻道也臣道
也夫倡而婦不隨君義而臣不行一有所逆災變成

矣天有五氣地有五行人有五事事與氣乖則罰見
五行土能生金土不稼穡則金氣逆水能生木水不
潤下則木氣逆金能生水金不從革則水氣逆木能
生火木不曲直則火氣逆火能生土火不炎上則土
氣逆天之五氣寄于地而爲五行故天之甘氣降于
土地逆而不受則金災金災則金氣逆其見于人者
鬱于毫毛而中肺在地則水乘金氣燥金不生水道
不濡而大早有寒火燎原不傷木而傷金天之鹹氣
降于水地逆而不受則木災木災則木氣逆其見于

人者鬱于筋而中肝在地則火乘木氣枯木不能榮
春四月苦旱寒風折木而鳥焚其巢五谷秀而不實
天之辛氣降于金地逆而不受則水災水災則水氣
逆其見于人者鬱于骨空而中于腎在地則木乘水
氣大水汎濫山崩川竭而風火妄行天之酸氣降于
木地逆而不受則火病火病則土氣逆其見于人者
鬱于脈而中心在地則土遏火氣冬雷地震山川移
易赤眚流災天之苦氣降于地地逆而不受則土鬱
土鬱則土氣逆其見于人者鬱于肌膚而中脾在地
則金盜土氣火不能生故陰霾不休黃霧四塞螽螟
害稼而隕霜殺菽是皆地之逆氣而致然者以乘天
運則爲陽九百六矣

按宋儂智高反于邕州之地大興土功役屬群獠
其先地裂大水汎濫有野火入寺不熱而寒鉄佛
動掀凡鐘磬鍋釜無不鎔化而門窗棟宇無災是
爲火乘金逆

晉明帝時鳥焚其巢延燒林木吳大帝赤烏時無
水旱之災禾稼秀而不實江南大饑是謂火乘木

逆

宋崇寧時蔡攸童貫用大起艮嶽汴梁雨血塊長
十丈城中婦人產一蛇一猴遶血而走此赤眚也

高下相因第四

正說

易言地勢坤注謂其高下相因之無窮高下者形也
謂其高高下下也相因無窮者勢也謂其高而不下
而高也若高而不下將峻極於天下而不高將深極
於海無高無下將風沙平漫不能成生物之功矣高
下相因則風融水聚洽氣旁流萬物將長育於其間
憑依而燕息也古今都會之處及人物繁衍之邦皆
為高下得宜之區如堯都冀州舜都蒲坂禹都安邑

輿地勝覽 卷之一
皆在太行太岳之間商都景亳周都岐豐非洪河相
遠則高山雄峙蓋天地之中清濁初判元氣盤旋自
有定勢其向背相因者有理有氣非復漫然而成者
也嘗登山望遠見諸山拱向如波如濤一波未平復
起一波然細看多是盤旋圓象未嘗直行豈非大氣
鼓盪以息相吹無去而不留往而不迴者歟獨其相
因者貫而不脫散而復整條理脈絡井然不亂亦如
形家所謂龍脈者與

問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
於其下以卑蘊高信如是乎曰高中有下下中有高
聖人設象有是理必有是事也邃古以來山無不在
地中其後爲洪水消蕩沙石不存而山現矣雍州之
地其勢最高土氣最厚洪波未甚漂流故終南惇物
王屋鳥鼠雄亘千里若江淞則不然淞江山勢坳逆
最當衝擊下流沈存中云温州雁蕩山天下奇秀獨
是諸峰皆包羅谷中自嶺外望之都無所見必是當
年山在谷中爲大水衝激沙土盡去惟巨石巋然獨
立卽如大小龍湫水簾初月之類自下望之則高崑

峭壁自上觀之適與地平則爲水衝激而成地中有山可知也今宣州山石其奇峭者皆自土中而出觀此則高下相因者高可以爲下下中亦有高非聖人鑿空之論也

附說

問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人事之因似與天之相因者不同曰人事之因以天爲借天事之因以變相通故下因於高無高則下無所受高因於下無下則高不能顯高依於下下依於高互相維持以成坤軸高以形言下以氣言形突於空往來雲物變幻朝暮則可以上通神明氣通於下蘊精結秀毓采生奇則因以下產珠玉故高則爲山下則爲川山峙川流並行不悖因其氣之自行者爲江淮河漢因其形之自固者爲五岳九山因其阨者爲九寨因其聚者爲九藪因其靜者爲九淵因其都會而成者爲九州此所謂高下相因之無窮也

因地制流第五

正說

清濁初判陰氣潛通陽光照曜山川出雲灌輸飄驟
大雨時行百谷滿散而因地制流焉考制之說有二
一因乎天一因乎人

因乎天者變動不拘周流六虛高嶺深谷激宕成奇
變幻百出可駭可疑匡廬之峰水如匹練星宿之海
水如拋珠疏圃之陰水如鵝黃三珠之陽水如鶴頂
合黎窮石水弱沉毛寒門水海冰堅琢玉至如臨晉

之地洪流納井沆濟之間伏流穿石此造化之迹因
制成異者也若夫大江以南川流不盡而皆入於江
洪河以北川流不盡而皆入於河入於江者川江自
岷山漢江由秦隴滇黔之水滙於洞庭章貢之水滙
於彭澤皆由大江以達於海入於河者伊洛澗纏灞
滻漆沮壺口岳陽洛汭大伾皆由洪河以入於海南
之水江爲大北之水河爲大南之水凡水皆名之曰
江北之水凡水皆名之曰河獨其所謂制流者因地
所制而流各異也故陜而爲峽淺而爲灘深而爲潭
聚而爲藪脉絡相貫性情不同氣味遂異故江之水
輕河之水重江之水弱河之水強江之水清河之水
濁江之味淡河之味漂江之勢平河之勢悍無方之
流利無方之變此因地制流之說也

因乎人者爲何水者不測之物也搏而躍之可使過
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不易制也是故有以用爲制
有以導爲制有以防爲制有以察爲制以用爲制者
如禹之開川濬澮秦之木工鑿渠引渭水魏之堰芍
陂者是也以導爲制者如禹導河磧石至龍門南至

於華陰東至於砥柱又東至於盟津者是也以防爲制者如黃河之豁口龍口者是也以察爲制者如管仲揜七尺之施以察天下之水其木宜杜松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尺五寸而見水其木宜赤棠其草宜白茅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尺八寸而見水者是也

附說

問因地制流似乎權在於地不在於流曰水流則地變蓋地爲水行窪者可平卑者可高衝者可陷漲者

可長制因乎時而變降洞無涯倏忽漂蕩指顧之間山河改觀故管子曰五害之至惟水爲大

問西傾以西水皆西流大海之中春夏北流秋冬南流亦因地而制歟曰此以形言又以氣言西傾者山勢皆向西而傾故曰西傾山勢向西水亦向西禹導弱水黑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向西而不入中土以經吐番諸國也至大海之中大氣所流水亦因之夏多南風日行北陸朝夕騰沸隨日而北故春夏北流冬多北風日行南陸朝夕騰沸隨日而南故秋

冬南流至於赤道之下南海之南海水不風不流其熱如煮此又居南北之中也

問因地制流者水也潮汐雖有冬夏大小之異然其朝夕而至者可得而聞歟曰因地制流者水之勢也潮汐則不然潮汐因乎元氣呼吸逆流而上考性理余氏之說謂潮之進退海水非有增減月光所臨水性從之月臨卯酉則潮漲於東西月臨子午則潮漲乎南北此盈彼竭往來不絕又考晝夜之運太陰西沒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緩其期率亦如之自朔至望常緩一夜自望至晦常緩一晝朔望前後月行少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上弦下弦月行少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杳不盡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惟占城海潮汐不同自朔至望潮東旋而西自望至朔潮西旋而東

問水因地而制流而名漳名洛者最多此何說也嘗考沈存中云清與濁相間其未渾然爲一流處多成文理趙晉之間有清漳有濁漳當陽有漳水贛上有

漳水鄆郡有漳江漳州有漳浦亳州有漳水安州有漳水凡名漳者最多是與濁水合流清漳濁漳合於上黨當陽卽沮漳合流潁上卽章貢合流漳州未詳鄆郡卽西江合流亳漳卽漳渦合流雲夢則漳鄆合流清濁合流色理如帶數十里委婉有文章也故曰漳洛之義同落謂水上而下也洛中有洛水北地有洛水沙縣有洛水皆水之自上落下投流處也故曰落天下之水清濁同流或自上落下者甚多故漳與洛之名亦多也圭判而漳合故相

合者皆名曰漳是以漳更多於洛也

因氣建形第六

正說

謹按地形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運之以五行於是氣合而形建焉形也者山川高下土宇版章人物阜豐道通而氣聚理全乎中而形建乎外是故東方之氣和以平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爲少海其建而立者有方土東極之山西方之氣潔而肅高土爲川谷日月之所入爲丹澤其建而立者有編駒西極之山北方之

氣寒以凝幽晦不明日月不經大冥之氣爲寒澤其
建而立者有不周北極之山南方之氣炎以暑陽光
之所積日月之所臨爲浩澤其建而立者有支母南
極之山東方之地早知而不壽多虎豹而宜麥西方
之地勇敢而不仁多旄犀而宜黍北方之地蠢愚禽
鹿而多壽多犬馬而宜菽南方之地早壯而夭多兕
象而宜稻於是乎其建於物者有東海之比目焉西
海之鵜鵜焉北海之馬牛氈裘焉南海之珣玕犀象
焉於是乎其建於人者有聖慧之民有君子之民有
修股之民有肅慎之民有丈夫之民有女子之民有
跂踵之民有不死之民有交股之民有柔利之民有
三苗之民有黑齒之民有雕題之民此蓋東至於若
木西至於崦嵫南至於北牖北至於冰海統華裔而
一之者也

或曰中土之地其建形也偏於一隅由崑崙而東折
而南向固不若西域之地由西海南海東海而準之
似乎適當其中也是曰不然蓋天地之氣萃於東南
風融水聚不高不下而生質和平以言乎山則崧華

恒岱以爲峙以言乎水則江淮河漢以爲流以言乎
人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爲治以言乎法象
則冠裳佩玉以爲度以言乎彝常則君臣父子夫婦
兄弟以爲倫以言乎德性則仁義忠信禮智以爲教
以言乎宮室則樓觀臺榭上棟下宇以爲安以言乎
廡養則服牛乘馬圉豹陷虎以爲制以言乎飲食則
糝晶籩豆醕醬酒漿以爲味以言乎服飾則綾綺絺
繡文章纂組以爲觀以言乎器物則舟車輿馬犧牯
青黃以爲用以言乎往來則幣帛庭實駟馬九筵以
爲交以言乎世則皇帝王伯以爲統以言乎道則禮
樂詩書春秋易象以爲文統觀山河之內大地之中
外方之國槩乎未之有也范氏史論曰中土之地形
氣和平庶類繁茲其此謂與

附說

問中土之盛其形與氣獨厚誠非外方所及而泰西
之人數萬里之外而來賓其人亦甚溫文典雅誠朴
不欺自號西儒以七克爲教似無異乎孔門所謂克
已復禮者也然嘗接其人其論理似正其言曆數制

器尚象者甚精獨其所以膜拜天神口中所言不離
天堂地獄則不自知其忽入於異教大抵西方之人
皆好潔皆焚香皆拜天神飲食起居皆有嘔呪各異
各同皆有天堂地獄之說此爲風使然也

問因氣建形則形者氣之所立其有氣以有形與抑
因形以有氣與曰天地未定雜亂冥晦形氣不分天
地既定雨露潤澤久久相生形以氣變而氣更以形
生形立於外氣行於中則人物鳥獸昆蟲草木生生
而不窮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

隴陵氣多貪衍氣多仁中土之氣多聖人此皆因形
以象其類雖氣以生形而形又生氣以生形矣故建
形之大莫大於山川山川之形建而生物因之故古
者生物旣廣建國旣多建國易變而山川不變故四
方之國不志其國而止志其山川

按熊耳山其山象
熊山中遂多熊此

亦形氣相感
之一端也

因勢成聚第七

正說

粵稽大古之世洪水方殷民無所定山川初建則因其勢而成聚聚也者或山川平曠而可居或猛毒相遠而無害或茹毛飲血之所資或衝激漂蕩之所避民將去危就安去苦就樂則捍患興利不得不羣而相聚也如或道里寥遠山川隔絕則不能成聚必其山川之足以依泉流之足以通器用之足以備瓜瓞葷菜百果草木之足以資禽獸魚鱉之足以利有一

其人者才智足爲衆服而後羣而歸之相其流泉觀其陰陽定其高下度其夕陽建立名山以相統制而後人情有所繫而維之故析城爲城王屋爲屋少室太室爲室城足以禦災患屋足以蔽風雨室足以安形體皆人民相聚以相統衛也是故有茹毛飲血之世有污尊匏飲之世有佃漁網罟之世有庖厨火食之世有耕田鑿井之世則一聚者可以不散而未聚者可以復聚此因勢成聚之說也

附說

問公劉遷邠曰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鞠之卽其相聚之勢亦猶是歟曰民人相聚之勢則同而其時則不然也考公劉遷邠在夏桀三十一年彼時建國已定而人民歸之非如太古之草昧未明也太古民之相聚一如標枝野鹿之羣率然相遇而無意偶然爲羣而無情當其聚也無利無欲無往無復目觀玉璫琬琰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足以亂其神登千仞之谿臨猿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故其爲聚也孟門終隆不能禁旋淵呂梁不能畱飛狐句

望不能難老子曰至治之世甘其食美其俗樂其業
其有所謂而成之也哉

問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曰此固聚之
之理必然之事也聚則爲類類則爲羣羣則爲分所
謂吉者燦然有文以相接歡然有恩以相愛也所謂
凶者同美相妬同惡相黨同利相爭同謀相害順而
爲吉逆而爲凶矣是故婚姻死喪之相及兵爭戰伐
之由起莫不因聚而成者也或曰方者山川風氣之
蘊藏類者陰陽向背之感召物者草木鳥獸飛潛動
植之不一其羣分者胎卵濕化寒熱溫涼之各因其
類此蓋廣乎經文之爲說也

因聚建國第八

正說

柳子厚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上古之時建
立萬國又焉所得爲封建者哉蓋山川相依名其大
不名其細萬國之建順其利亦順其情萬民之中因
聚而成國一國之中於其才智而卓絕者咸奉以爲
君焉譬如竇融因衆之所推而起於隴外何真因衆
之所推而起於廣東上古亦猶是也人衆所聚不有
以君之則亂是故其成國也順其利而除其害民翁

然而尊之以其功德爲子孫世守而不敢亂故曰勢也嘗考循蜚因提禪通之紀非傳世之大君蓋有國之諸侯也有有號而有世者有有號而無世者或傳其相及之系或傳其並世之功蜚循以前吾不得而知蜚循以後可考而紀也固有握大象持化權居無恒處而跡躔於蜀者有調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者有教民捧木茹皮以禦風霜緬髮音鬢音以去靈雨者有蚕叢鳧魚而居金躔玉壘者有歌無謠哭無聲而世德者有官天府地死生不相往來者有穴居野處搏生咀華與物相遊者此固成國之後而神靈生於其間者也

按因聚成國其國必依於山川必便於賦稅兵革必通乎商賈往來建國維衆而必統之於一人而後山川有定相及世守也然伏羲在陳州炎帝在穹桑黃帝在涿州少昊在曲阜顓頊在濮州帝嚳在偃師堯在平陽舜在蒲州則其統領諸國東西南北不出一二千里過此以外卽在中土而淪於彘裔外國者不知凡幾又况山陬海外聚而成國者哉

附說

問因聚成國久而併吞勢然使歎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亂雖至女媧之世猶有共工黃帝之世猶有蚩尤顓頊之世猶有重黎况過此以往者哉夫人之情欲則貪貪則爭爭則亂亂則併吞故黃帝區為萬國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則由黃帝以至於禹辛巳五百五年並未見併吞也周有天下諸方赴朝會者止得千八百國則由禹八年辛巳南巡會諸侯至周武王克商之元年已卯凡一千七十九年諸侯之存者止得一千八百國所併吞而亾者八千二百國由武王元年已卯至平王四十九年已未孔子作春秋凡四百一年諸侯之存止一百三十五國今考左氏及諸史九州所存之國如左

冀州 晉 衛 邢 魏 霍 耿 北燕 揚 冀

郇 尹 鼓 肥 鄆 黎 陽 共 邾 鮮虞

赤狄 無終 山戎 潞 可考者二十

兗州 衛 南境 齊 南境 須句 宿 南燕 胙 遂 邾

芳任可考者十國重二

州徐魯外薛邾滕徐鄒郛鄆紀邠蕭

宋南境牟顓臾偏陽可考者十四國重一

州青齊莒菜牟譚可考者五國

州揚吳越舒黃弦蓼巢蔣六桐

楚東境鍾離可考者十二國重一

州荆楚夔鄆黃郟申麋四羅一巴壽穀

州豫周鄭宋陳曹許蔡虞一豨八祭

劉單杞蘇甘管芮郛一滑頓

胡沈鄧唐隨賴戴江項厲

應息葛焦道栢夷房亳楚

北境可考者四十國重一

州梁楚西南境麋庸巴蜀可考者五國重三

州雍秦梁召崇畢豐韓賈杜

西戎鄭始封地晉西境重二

右按春秋之世見於經傳止得如此其諸裔之赴

朝會征伐者亦併收焉至戰國時止存七國其間

與也馬說

勝薛之類不成國矣故不暇並載也

問中土之地自始皇一統以來並未有分區建國北方之地自冒頓鳴鏑以來亦未有分區建國惟西域之地至今分區建國卽時或篡亂不絕其疆宇卒未有改也是遵何道歟曰中土之人巧而貪北方之人悍而勇且其輿地之勢通會聯貫亦不得不然者也嘗考始皇墮名城殺豪傑凡天下險阨之處皆削而平之如井陘武關虎牢方城至今都不成險則割據之謀不興卽有割據分裂者如前五代後五代皆方之不暇混一與力之不能混一者北方之勢陰山河套皆平原沙漠分逐水草勢如風雨卽有小國亦不能圖存中土勝卽如漢唐鞭笞葱嶺以東以斷北人右臂北人勝卽如冒頓契丹役屬車師輪臺以爲中土大患若夫西域則不然其人智小見短地險而俗異惟有役屬強國以圖自安而已

輿地隅說卷之一終

柳庭輿地隅說卷之二

外書區言

計八條通論天下山水及禹跡創變古今治亂之事

古邗孫 蘭滋九 著

男開疆孝展較

江都卞恒久夢齡

昭陽王 景州 仝閱

平水吳 綸象采

三條四列第一

四列先儒以禹貢之書其章為條其段為列或曰山為一列水為一列土田為一列貢賦

爲一列今以南爲一列北爲一列
中之南爲一列中之北爲一列

正說

大禹任土作貢分敘河山先儒於山水之次序有三條四列之說三條四列者條則有三列之爲四也三條則南條北條中條四列則南條北條爲二中條次中條爲二共四列也嘗考仁山金氏載其說而王鄭則指每章爲條每段爲列以爲山勢之脈絡恐未必然大約宇內之大勢以崑崙爲主崑崙四垂皆海而中土適當東南則禹貢之三條四列亦止東南而已

而仁山金氏謂崑崙初無定名但以山勢之最高爲諸水之源者卽崑崙爾由是言之則古之言崑崙者並未見崑崙在何處蓋有由矣今姑依前輩之說而詳之則三條四列大約在大地之東南其一東北其一東南其一正東東北者爲北條東南者爲南條正東者爲中條禹貢次山水未嘗有崑崙之說姑取西域一大山爲羣山之祖羣水之源姑名之曰崑崙以其糾結盤亘 東北卽爲磧石 東南卽爲岷山 正東卽爲朱圉鳥鼠而西域之正北正南正西西南

西北更綿亘無窮者皆在外國不可考矣但以中土言之

北敘河 自崑崙而東北有大石亘千餘里曰積石爲河流所起其水爲湟水爲星海爲青海至於浩亶音門達於積石者皆河流也其山東爲陰山又東南折自代北雲朔分而南趨爲北岳爲太行是爲河北之脊而壺口太岳析城王屋皆河流之所經也至此則河折而南而汾晉諸水皆西附以入河而涿易寇漳恒衛又附以東入海其山自北又分以東趨者行幽燕之北爲巫閭之險以至營平右碣石此崑崙一枝之北絡而爲北條之山水也

按禹治河北播爲九如馬頰太史之類今在青州之北永平之間自漢唐河決遂由天津入海自元人排河入淮河遂分而爲二一由天津衛北清河入海一由清江浦南清河入海明洪武十三年河決原武縣之黑羊山盡入南清河奪淮入海而北流遂絕河奪淮路則淮壅淮水浩瀚於洪澤每至夏秋霖霖則壞堤東下高寶七邑如坐井中

南敘江 自崑崙而東南有大山亦綿亘千里曰岷
 山為江水之發源其夾而東者北支即為西傾蟠冢
 諸山為黑水弱水漢江嘉陵江諸水之源也南支為
 蒙蔡諸山為青衣大渡 宋太祖以玉馬湖夷獠諸水
 之源也又東包涪黔一盤而北為三峽其東出者為
 洞庭九江之源 洞庭即九江古為中盤為衡山再盤
 而為廬山其嶺之東出者為袁吉章貢盱信諸江之
 源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趨過新安峙天目盡於
 江寧鎮江一盤再盤之間其水聚為洞庭三盤之間

其水聚為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為閩浙北為震澤此
 崑崙一支之南絡為南條之山水也

考葉夢得云三江與震澤相通者或瀉震澤而入
 海或合震澤而入海一其為吳松江固無疑其二
 江不可以名求也按青龍華亭崑山常熟皆有江
 通海與震澤連意必在其間韋昭言浙江浦陽松
 江為三江甚為妄謬

按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考傍海之江甚窄不比大
 江海潮往來流沙易淤今三江既通流入海則震

澤焉有湧溢之患乎依蔡注則三江爲婁江淞江
東江

又按桑欽著水經載天下之水甚詳而兩淞獨畧
淞江謂之漸江出三天子都欽北人未嘗至東南
故倚山海經爲實不知山海爲荒唐之書其三天
子都在彭蠡之側去淞隔絕千里安得誤而一之
卽酈道元注水經以辭章爲貴不以考核爲工如
微波決滙豐周瓢飲王母欲東登之自通之句僅
可供賞玩而已

自崑崙之正東爲中條又東一爲西傾洮水出其北
入河恒水出其南入江又東一爲朱圉鳥鼠則隴西
諸隴爲渭水之源自渭源以北而又東若岍岐荆山
爲涇水漆沮之源自渭源以南西傾而下又東亘爲
終南屹爲太華折而東北爲肴陝折而東南爲熊耳
外方嵩高爲伊水洛水之源又南爲桐栢達於淮西
諸山爲淮水之源此中絡中條之山水也

又自西傾朱圉而南分爲蟠冢爲漢水之源夾漢而
趨者北爲終南華山熊耳諸隴南爲川蜀諸峰又東

則爲荆山內方此中絡中條之次也

問禹之治水止於嶺北不及嶺南禹之序水止於瀾西不及瀾東者何也曰嶺南洪水所未及也北之水莫大於河南之水莫大於江嶺南瀾東則長江大河所不能行也南方之地自八閩以至於三巴皆隔大嶺不與中土接洪水不能災也且嶺南之地入海甚近卽有水患一瀉無餘何必禹之爲經營哉至浙東之地亦近於海雁宕武夷藏在空谷亦不能阻隔水道如龍門伊闕故禹跡亦不必至也

按天下之山莫尊五岳而仁山金氏謂五岳並無定名而朝會方岳因時而或改虞書止岱宗有東岳之名餘止曰如岱禮並未知南岳西岳北岳爲何山也又考仁山金氏周都豐鎬西周以太岳爲西岳華山爲中岳東遷以後華山爲西岳嵩高爲中岳也是又不然據詩崧高維岳宣王封申伯於謝則以嵩山爲中岳也宣王厲王之子幽王之父平王其孫也平王則東周宣王則西周若西周以華山爲中岳則嵩山

與地附說 卷之二
在華山之東不應有兩中岳也若以嵩山爲西周之東岳則岱宗明堂之設又何爲也當俟知者又考衡山爲唐虞南岳禹峒嶽碑可據周則以霍山爲南岳朱子註嵩高詩亦以霍山爲南岳又考唐虞以岍山爲西岳太岳爲中岳秦亦以岍山爲西岳漢則以霍山爲南岳岷山爲西岳滇南蒙氏又以點蒼山爲蒙氏中岳然則歷代各有五岳但以建國爲據爾

禹跡剏變第二

正說

三條四列之說先儒皆憑禹跡所至爲言按禹所至北不過大磧南不過五嶺西不過流砂東不過醫無閭則三條四列止於東南一隅而已按洪水之患自鮌及禹所以治之者垂二十年除旣修太原至於岳陽修鮌之功餘皆禹之創闢開墾也鑿龍門闢伊闕播九河皆剏也創也者鮌未爲而禹創之也以創爲闢人畏而不敢爲不能爲而禹爲之所謂神禹神

而明之者也惟創則闢一闢而不復昏墊創闢之事
施於前開墾之事繼於後故曰雲土夢作又故曰時
降丘宅土故曰錫土姓故曰其賦貞十三載乃同辨
其土性制其川澮勤其畛沍定其賦稅別其五服區
其遠近定其漕役此皆二十年中辛壬癸甲以後之
事也獨其所謂鑿龍門者吾甚奇之龍門千尺之高
鑿爲三門水如建瓴有萬雷澎湃之聲以此施工何
其神也

謹按岳瀆經載禹治水神烈之事禹益治洪水禹
主道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
見作山海經夷堅佐益掌火燒焚山澤草木畢燔
百獸逃遯山魃水魃無所藏匿而巫之邪之勢孤
禹乃召集百靈囚鴻蒙氏商草氏兜氏盧氏犁婁
氏乃獲淮渦水怪巫之邪力踰九象形若獼猴縮
鼻高額青軀白首騰蹕倏忽視不可久禹乃授之
童律烏木皆不能制授之庚辰庚辰用大鍊鑊頸
金鈴貫鼻從置淮陽龜山之下禹之鑿山通道似
有神異錄此以廣見聞

問大禹創闢開墾見於禹貢如此則堯舜以前地全未創闢開墾歟曰此爲洪水以後之初闢開墾若洪水以前九州之地豈盡陸沉如黃帝開井田治軍旅必有無水之處人民可居但伊闕未辟龍門未鑿九河未播一時水發便洪流漲滿水無所歸遷延至二千餘年禹乃治之則廢壞之土皆涸而爲桑田禹併前未曾滄沒之土一併別其土宜制其賦稅理其溝洫定其漕渠則禹貢之書亦唐虞之會典也

以上言初

問禹旣治平洪水則壤定賦萬代可守何以後世法

度旣變而地形亦變此何說也曰法度之變禹孫太康且不能守何況於後世至於地形之變人事亦不得而主者也雖大禹復生不能禁其不變地形之變有人力之變有名號之變有天地自然之變人力之變汴之通河淮潛之通江漢是也名號之變九江洞庭之異名匡廬敷淺源之異號外方陸渾之異稱江漢同歸而分爲中北彭蠡諸水而指爲漢淮至有不可究詰者是也天地自然之變如河徙而南沛涸而爲淤冀兗青豫之支流皆易其源委甚至九河淪而爲

小海碣石陷而在海中此尤變之大者也
以上言變
按宋欲襲趙元昊據浮於積石達於河之文建議於積石軍造船過師而古時禹蹟皆沙岡石灘不能行當事請亟止其議無爲夏人所笑

附說

問雲土夢作又禹時似總在江南後人又以爲雲在北夢在南信然歟曰禹貢之文連舉而言之非古在江南今在江北禹跡有變更也舊尚書禹貢雲土夢作又宋太宗得古本尚書爲雲土夢作允詔改禹貢從古本之文因考孔安國謂雲夢俱在江南沈存中謂夢在江南雲在江北左傳吳人入郢楚子走涉睢當出於江南其後涉江入於雲中遂奔鄖鄖則今之安州涉江而後至雲而後至鄖則雲在江北又左傳鄭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夢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夢在江南今之公安石首是也雲在江北今之玉沙監利是也

秦皇一統第三

正說

黃帝誅蚩尤定諸侯區爲萬國至秦皇廢爲郡縣定爲一統雖黃帝當秦皇之勢亦不能不爲一統也子輿氏曰天下烏乎定定於一蓋萬國之區非一人在上角才而臣之也又非樹勳王國分猷而列之也不過洪荒初戩各有其地各保其民以建國爾若勢已並併定於一統安得更列萬人而各予之國乎故曰雖黃帝當秦皇之勢亦不能不爲一統也是故由郡

而州由州而縣一氣相連如手足臂指用建國何爲
故自秦以後於是各方之地一以山川爲主而盡廢
建國之名山川之居中者莫若太行故太行之東曰
山左太行之西曰山右次由陝以東莫大於河河之
東曰河東河之南曰河南河之北曰河北南莫大於
江江之南曰江南江之北曰江北江之東曰江東江
之西曰江西楚莫大於湖湖之南曰湖南湖之北曰
湖北蜀莫大於川川之東曰東川川之西曰西川川
之南曰川南川之北曰川北陝者隘也隴者崗也故
曰陝西曰隴西兩浙八閩兩廣亦因其山川而統制
焉其窒塞阨要者建而爲關曰紫荆曰倒馬曰寧武
曰偏頭曰居庸曰雁門曰山海曰虎牢曰嘉谷曰陽
關曰玉門曰潼關曰陰平曰大散曰崑崙此廢萬國
爲一統之大畧也

按秦皇帝嶧山之碑曰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
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
時不久滅大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
旣獻泰岱乃降專惠親音輒音遠方登於嶧山羣

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
功戰日作流血於野自太古始世無萬數地未詳及五
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燔害
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畧刻此樂石以
著經紀

按始皇總攬輿圖一家天下樹碑嶧山以鳴得意
辭雖強暴言則有理姑錄於此以見古道大變創
制改舊之機也

問漢繼秦興復爲建國能乎曰不能自黃帝以來諸
侯戰爭數千年幸而混一又起爭端豈可乎建立郡
縣是秦之上策苟不爲強暴逆取順守安見其不可
久乎秦之亾不亾於郡縣亾於殘暴之不休也故酈
生鑄印立六國後張子房趨銷之誠有特見也

按秦皇帝雖定天下爲一統尚未暇於遠畧故自長
城以外不過七百餘里止曰北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初未踰河套大磧一步其南不過曰取百粵之地爲
桂林象郡亦未踰南海一步所以然者墮名城殺豪
俊燔詩書起阿房紛紛侈肆志得意滿將三皇五帝

與地附說 卷之二 三
相傳之天下開成新局以爲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
六故稱曰皇帝自謂亘古之一人而已

附說

問秦燔詩書開千陌變易先王之道爲古今兩大事
得失爲何如曰雖先王當秦之時亦必焚書而開阡
陌是何也周末處士橫議如楊墨害道充塞仁義更
有稷下之談如鷄三足臧三耳之類是何言也若不
燒燔盡絕則先王之道何以廓清但不應將五經六
藝孔孟之書一併焚之耳至於井田車戰之事旣已

變古而後世田少人繁阡陌之開安得不亟亟也但
不應頭會箕歛徵求無藝耳

問漢唐遠畧於秦何如曰秦未暇於遠而陳勝胡廣
已揭竿而起漢唐則不可以遠畧而深罪之也先王
有道守在四裔周逐獫狁至於太原此四語罩定後
人眼目往往爲庸夫具臣所託足不知祖宗開國若
非神武振興後世子孫將不可底故孝武兵出定襄
班超都護西域兩漢之世雖權移於戚璫而終無屈
膝鄰封之辱唐太宗英武絕世用兵如神李世勣有

幸延陀之師蘇定方有蓋蘇文之戰故能破膽遠方
雖至安史內訌猶能借外兵而除內寇若夫宋取天
下於寡婦嬰兒原非有百戰百勝之勢北有遼供其
歲幣西有夏不敢戰爭若澶淵一會已有幸蜀之謀
如二帝蒙塵安得不有五國之辱哉此宋之不及漢
唐相萬萬者也

二十阡陌變古第四

正說

井田之勢不可以久行雖不必商鞅而變法也變法
之罪曷歸之商鞅商鞅敢變成周之法故罪之按井
田之法始於黃帝詳於周公而備於管仲管仲治齊
其輕重甲乙之書修權國軌之說似乎日暮途窮者
之所爲而不敢輕議井田其不敢輕議者蓋以先王
之令召天下也故晉欲以簫同叔子爲質而令齊國
盡東其畝猶以先王之命爲言而敢興阡陌乎商鞅

以權術待諸侯則敢於變古而不畏其說秦王之言
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
無顧天下之議之也故決然變阡陌壞井田嗚呼井
田之法可變乎曰可雖不商鞅而可變乎曰可曰何
爲其可也曰車戰廢而野戰興人民稠而土地窄雖
欲不廢不可得也井田之法有畝有川有澮有溝有
澗統成同而筭之荒於閑田者幾半况乎井田之外
又有郊有坳有牧有漆林遠郊二十而三漆林之征
二十而五其荒於閑田者又幾半土之可耕者曰壤
土之不可耕者曰堅土之上一尺爲壤土之下一尺
爲堅其山林川澤之閑田廢於堅而不能壤者又幾
半雖三代之君體國經野至於斯不得不阡陌况關
中之地土曠勢遠一經驪山之徂半爲戎馬之區安
得不開荒以盡地力哉且夫關中地王畿之地也可
開者必廣秦首開阡陌意六國必盡開之矣獨至商
鞅任秦以法以農戰之事一歸之阡陌故曰商鞅開
阡陌也墾令之書曰愚民不知學問則草必墾重關
市之賦農惡商賈則草必墾姦民無主農不欺則草

必墾農戰之書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筭地之書曰談說之士資在於口處士資在於意遊藝之士資在於手勇士資在於氣商賈資在於身此堯舜之所難湯武之所禁也神農教耕固常王天下商鞅之意一在於農戰故敢於變古若止於通便宜民則阡陌之開未嘗不善也

附說

問井田之法孟子謂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

夫二十五畝據朱註解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信乎曰此解似乎無據考圭三角形也勾三股四弦五是爲勾股合二勾股而並之則爲圭今周公九章井田之外有圭田筭法有圭田求廣縱法有直田截圭田法有圭田截小截大法凡零星不成井之田一以圭法量之圓斜長直無不脗合則所謂圭田與井田相對之名色不可鑿空而解况井田之外有圭田明係零星不井者也故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問阡陌雖開畝法可變乎曰無可變也自成周以來

太公造九府園法三丈六尺爲一疋十六兩爲一斤
十斗爲石二百四十步爲一畝自古至今未有改也
筭學統宗程賓渠謂江南奸總變亂古法有以二百
八十步爲一畝有以三百六十步爲一畝田之肥磽
視畝之寬窄其折田二錢五分之稅則定例也此隆
萬時說不知今日何如

北荒南關第五

正說

按九州之地舜分營平并冀爲四州合荆梁雍豫青
兗徐揚爲十二州禹復爲九州然九州之地冀與揚
獨大舜分冀州而不分揚州者揚州雖大禹跡所未
徧也禹治水八閩兩廣滇黔槩未及所以然者八閩
兩廣滇黔皆隔五嶺洪水之患嶺南諸山下海甚速
不能爲災禹跡可以不必治禹旣未治則壤定賦所
不加視爲荒徼以外舜亦可以不必將揚州之境而

更分之也此揚州之地僅曰淮海維揚州淮海之外固未嘗計也至於冀州則不然禹貢言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又曰浮於積石達於河則河套積石莊浪甘肅之地遼東廣寧朝鮮旅順之間在堯舜固嘗任土作貢矣自太康失政而冀土漸荒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抵滅亾寒泥僭號夏道衰微引弓之民稍稍南下獯鬻昆裔牧馬河湟至周則獯狁內侵偪近京邑尹吉甫之詩曰薄伐獯狁至於太原則太原以北固非周之所有也及

驪山之變則冀北盡荒秦起長城近海爲關長城以北視爲身外故冒頓控弦三十萬高帝受圍於白登則冀州之地僅太原幽燕山後一帶耳劉元海五部羣起則北愈荒與雍堯禹之境鄒魯孔孟之鄉人情風俗爲一大變此北方變古之大畧也

南方之地自吳越爭盟於上國而南始闢始皇破楚爲五嶺之戍取百粵之地爲桂林象郡而南愈闢漢誅呂嘉收夜郎威行海外盡得交南之地爲交趾珠崖儋耳等郡則南方更闢北地屢遭變更南北分主

垂三百祀衣冠之族盡在江南而正朔相承獨推建業似乎北愈荒南愈闢矣今考南方之地非禹貢九州之域非周禮職方所紀可考者如左

秦時置三郡

漢置七郡縣五十五

晉置十七郡縣一百二十一

隋置十八郡縣一百四十七

唐置州七十縣二百八十九

宋置州三十七縣一百一十二此皆在揚州地內所

分之州亦如冀之分幽并營云

附說

問三代之勢至成周爲獨盛冀州之境至周時則已荒南方之境卽如江淮以南亦未見其開闢也曰成周之地最狹豈獨南方哉今以地里考之吳越楚蜀閩皆爲蠻淮南爲群舒秦有戎河北真定中山乃鮮虞鼓國河東之境有赤狄甲氏畱吁鐸辰潞國洛陽爲王城而有楊拒泉皋蠻氏陸渾伊洛之戎京東有萊牟介莒皆裔人也杞都雍丘亦用裔禮邾近於魯

亦名曰裔所謂中國者不過晉衛齊魯宋鄭陳許通

計止得數十州纔當天下一五分之一此論東周之地若西周則岐豐

涇陽之間北有獫狁西有昆夷地亦不大

問安南之地漢開交趾此亦在揚州之內否曰此地

隔海屢闢屢荒唐爲郡縣宋初劉鋹之後爲丁璉所

據其後李氏陳氏犂氏世擅交趾明得而復棄又景

演林三州地爲極南五月五日景州日影在表南五

寸一分漢爲郡後沒於林邑隋復取之唐置三郡貞

元時復廢唐史地理志杜氏通典皆不載惟歐陽忞

輿廣記載之蓋其忽闢忽荒止可以爲外國地遠隔

海不可收入內地云

險阨遠近第六

正說

君子辨天下之理審天下之勢以成天下之務觀天
察地不審夫今古成敗之局與所以守國控馭之方
不可以爲學今夫天下之勢莫大於險阨遠近四者
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川山丘陵也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然德險爲大謀險次之兵險又次之山川丘
陵又次之山川丘陵之險一曰山二曰水三曰扼四
曰塞山者高山也水者大川也扼者扼要也塞者不

通也陰平劔閣山也長江洪河水也井陘飛狐扼也
函谷居庸塞也遠近險阨之勢也

北平內擁三關外羅九鎮以山海爲險長城爲阨三
關爲近九鎮爲遠山東登萊二郡三面距海背負青
齊以海爲險沿海諸衛爲阨鰲山靖海成山爲近遼
東朝鮮爲遠山西則雁門寧武偏頭三關東抵宣大
西抵黃河以雁門爲險偏頭爲扼三關爲近胡峪石
匣太子灘爲遠陝西百二山河周以之王秦以之興
漢唐建都之所也西抵合黎嘉峪東抵大河北爲寧
夏榆林諸邊南盡漢中興元土沃而腴人強而武不
險而自險不扼而自扼而唐之哥舒翰敗於安祿山
明之孫傳庭屛於李自成皆輕易出關自失其險之
故也河南四戰之區非險阨之地宋之徽欽金之守
緒一經敗衄萬難支持湖廣以江漢爲險荆襄爲阨
川湖許洛爲遠而歸秭宜陵爲近但武昌偏迫不堪
橫決區宇昔人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卽此謂
也江西貧薄人多持空囊以走四方南唐李煜據之
不過避北兵與宋據臨安蓋一意也烏足以決勝千

里哉江南閩浙嶺南遼東皆負海之國惟江南當南
北衝要險以長江阨以黃河重險之固可以制邊非
常故五代建國於此所謂自守其門戶而閩浙川廣
可無恙也桓溫劉裕固嘗以此得志中原安在天下
之勢在於北不在於南哉若夫閩浙兩廣險阨遠近
不制於陸而制於海粵海古分西中東三路西路則
廉州雷州高州憑神電爲阨連港汾山爲險中路則
香山巒廣海衛犬牙錯置而南巒虎頭是爲阨塞東
路則碣石甲子黃崗險遠林立而柘林阨三路上流

此兩廣全海之形勝也八閩首起鐘立直接浯嶼守
銅山以扼廈門遠可以據大小但嶼之險近可以杜
金門月港之奸此八閩全海之形勝也浙江外有玉
環金堂馬蹟之汛內有昌國松門臨海之防惟舟山
遠峙大洋爲全浙之輪軸此兩浙全海之形勝也江
南江海兩重淮陰以北鶯門之間海礁林生海艚難
行而蓼角以南洋山壁下足爲險阨此江南全海之
形勝也

遼海關東關
九邊形勝闕

粵西關

川南關

問險阨遠近於輿地之道其理何如曰險而不阨此

龍門之波五虎之洋也阨而不險此峭函之固峴山之鎮也阨而使之遠此趙克國金城之師也險而使之近此春秋城下之盟也

問險阨之勢古今頓異有昔以爲險今皆不險何歟曰險阨因乎勢變勢去險亦變矣如秦之武關鄭之虎牢今皆不險函谷關在豫州之地漢武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耻爲關外人所賜田宅却在關外乃上書願以家財移關新安關移遂不險蒲阪秦晉戰於河曲是爲險阨蓋以黃河爲險也後魏夫統十四年造浮橋築城以爲險唐開元十二年兩岸更爲東西門更造鉄人四鉄牛四鉄柱十六其牛併鉄柱入地丈餘以相牽制自此安瀾大道全無險阻矣又有相倚爲險此險失而彼險亦失者五季周行逢死其敘州刺史鍾存志奔武陽而陽正岩以十洞險遠爲恃宋熙寧中十洞首領楊通蘊送欵而武崗以西其險遂失卽如蜚狐之口蔚州飛狐山白馬之津大名府白馬津皆黃河口也黃河遷變今皆不險由是言之在德不在險豈非因時而變者歟

九州郡沿革第七

正說

問古于唐虞為九州舜分為十二州禹復為九州則九州之地古今沿革可得而聞歟曰古洪水橫流州水中可居之地洪荒初闢可居之地惟九故曰九州九州與獨大舜分之為十二禹分土定賦又復為九非革去營平并也夏殷周分土建國亦仍九州可以無改惟秦併天下始革九州為四十郡

上谷郡

今順天府易州

漁陽郡

今薊州

右北平郡 今永州府

遼西郡 今廣寧

遼東郡 今遼東

鉅鹿郡 今順德府

邯鄲郡 今廣平府邯鄲縣

太原郡 今府

雁門郡 今代州

雲中郡 今大同府

代郡 今蔚州

河東郡 今平陽府蒲州

上黨郡 今潞安府

內史郡 今西安府

漢中郡 今府

北地郡 今慶陽府

上郡 今延安府綏德州

隴西郡 今鞏昌府

九原郡 今河套地

潁川郡 今開封府許州

三川郡 今河南府

南陽郡 今府

碭郡 今歸德府寧陵縣

齊郡 今濟南府

瑯琊郡 今青州府諸城縣

薛郡 今兗州府

東郡 今東昌府

會稽郡 今紹興府會稽縣

九江郡 今鳳陽府壽州

泗水郡 今徐州沛縣

鄣郡 今廣德州

閩中郡 今福州府

南郡 今荊州府

長沙郡 今府

黔中郡 今常德府

蜀郡 今城都府

巴郡 今重慶府

南海郡 今廣州府

桂林郡 今府

象郡 今廉州府

漢分天下為十三州刺史建國二十三為郡九

十二

司隸 西漢治西安府東漢治河南府

并州 治晉陽今太原府

荊州 治漢壽今常德府龍陽縣

兗州 治昌益今金鄉縣

豫州 治潁今永城縣

揚州 治歷楊今和州

冀州 治鄆今高邑縣

幽州 治冀今冀州

青州 治臨淄今縣

徐州 治邳今邳城縣

益州 治廣漢今潼川州

交州 治廣信今梧州

涼州 治隴今州

三國

蜀漢二州

益州 治成都今府

涼州 治漢中今府

魏如東漢部分五州

分涼州置秦州 治上邽今鞏昌府秦州

揚州 治壽春今鳳陽府壽州

徐州 治彭城今州

荊州 治襄陽今州

涼州 治武威今永昌衛

吳四州

交州 治龍編今安南

廣州 治番禺今廣州府

郢州 治江夏今武昌府

揚州 治建業今江寧府

晉分天下為十九部建國二十二為郡一百二

十六

司州部 治洛陽今河南

冀州部 治房子今真定府

揚州部 治壽春今壽州後治建安今江寧

益州部 治成都今府

兖州部 治廩上今東昌府

青州部 治臨淄今縣

涼州部 治武城今永昌衛

梁州部 治南鄭今漢

豫州部 治項今開封府項

徐州部 治彭城今州

雍州部 治京兆今西安府

寧州部 治雲南今府

并州部 治晉陽今太原府

荊州部 治襄陽今府後

秦州部 治上邽今州

幽州部 治涿今州

平州部 治昌黎今永平府

交州部 治龍編今安南

廣州部 治番禺今縣

南北朝

按南北朝割據垂三百年北朝自十七國併為元

魏元魏之衰分而為二高及宇文各篡其位高為

北齊宇文併之宇文號周又滅于隋南歷五朝晉

宋齊梁陳此南北朝之大畧也其沿革也有南北分裂之州又有南北僑立之州

南北分裂沿革

北直

初屬慕容皝後為北魏周齊地

山東

青州初為慕容德地後併于宋後全省併為北魏周齊地

河南

全省併為北魏周齊地

山西

初平陽為劉曜地石勒慕容氏得之石勒慕容滅後為北魏周齊地

陝西

全省併為北魏周齊地

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

併晉宋齊梁陳地

湖廣

全省初為晉宋齊梁陳地德安黃州襄陽漢陽後併于北魏周齊

南北朝僑立州郡

鎮江為南徐州

劉宋置

揚州為南兖州

劉宋置

又曰東廣州

北齊置

會稽為東揚州

劉宋置

陳州為北揚州

後魏置

壽州為南揚

後魏置

潮州為東揚州

東晉置

河南府為北揚州

北齊置

襄陽為南雍州

東晉置

蘄州為南雍州

北齊置

海州為南冀州

蕭梁置

濟南為南冀州

東齊置

和州為南豫州

劉宋置

滁州為南譙州

蕭齊置

海州為南青州

置蕭梁

淮安為南兗州

置蕭梁

汝南為北舒州

置後周

舒州為北江州

置北齊

曹州為西兗州

置後魏

亳州為南兗州

置東齊

長沙為南營州

置蕭銑

汝州為北荊州

北齊

歷陽為南荊河州

置劉宋

保定為南營州

平陽為東雍州又為南安邑

延安府為東夏州

濟南為南冀州

衛輝為廣寧

保寧為北巴州

吉安為東梁州

鄱陽為南天水

安慶為西沛郡

歸德為北秣陵

廬州為南陳留

九江為南汝南

徽州饒州為南太原

廣東高州為南巴州

按南北割據之君不安于偏隅而力又不能一統故改易九州之名于域中而坐以自快嗚呼陋矣哉其作俑蓋始于新鄭新豐而不思其規模之不遠大今參考並載俾考古者可因名而責實也隋初立州後分天下為二百二十二郡而無建國其分部所統蓋因創業未久郡雄割據史無明文

無所考據不能悉載

唐分天下為十五道為州三百零五無建國

京畿道

治西京今陝西西安府

都畿道

治東京今河南河南府

關內道

治以京官遙領

河南道

治陳留

河東道

治蒲今山西平陽府蒲州

河北道

治魏今大名府

隴右道

治西平今陝西鞏昌府

山南東道

治襄陽今府

山南西道

治漢中今府

劍南道

治蜀今成都府

淮南道

治廣陵今揚州府

江南東道

治吳今蘇州府

江南西道

治豫章今南昌府

黔中道

治黔今常德府

嶺南道

治南海今廣州府

後五代北方五朝共五十七年南方十國各據偏

方州郡朝秦暮楚史不能載歐陽職方考郡州沿

革亦多約畧卽文獻通考擇焉弗精語焉弗詳今

併不載

宋北無燕雲東無遼海西無銀夏置天下為二

路東十三路為軍五十為府二十三為州二百三十

一為監四

京畿路

治開封今府

京西南路

治襄陽今府

河北西路 治真定今府

秦鳳路 治鳳翔今府

京東東路 治濟南今府

京西北路 治河南今府

河東路 治太原今府

京東西路 治應天今歸德府

河北東路 治大名今府

陝西永興路 治京兆今西安府

兩浙路 治平江今蘇州南渡分治臨安

荆湖北路 治江陵今縣

梓州路 治潼川今府

廣東北路 治肇慶今府

淮南西路 治壽春今壽州

荆湖南路 治潭州今長沙府

利州路 治興元今漢中府

江南東路 治江寧今府

福建路 治福州今府

夔州路 治重慶今府

江南西路 治南昌今府

益州路 治成都今府

廣東西路 治桂林今府

按晉宋沿革止載西晉北宋全盛時州郡而于東晉南宋則未之詳焉蓋敗衄之餘山河破碎不能紀也

元置天下中書省一行中書省十一為路二百

四十三其上都路即今遼北邊外沙州路即今

肅州邊外亦集乃路即今甘州外遠邊遼陽路

廣寧路大寧路瀋陽路開元路皆遼東北邊外

東寧路今朝鮮平壤城其淨州路泰寧路集寧路應昌路全寧路寧昌路德寧路共七路皆西北邊外外國地延袤萬里史失其注元之封疆遠矣其腹內之地西接土番南極雲貴為路一百三十一為府二十一為州三百一十五為軍者三為安撫司者二為宣慰者一皆以處洞蠻防海島

中書省 今北京山東西河北地

四川行中書省 今四川

湖廣行中書省 今湖廣

嶺北行中書省 今寧夏外沙漠地

甘肅行中書省 今甘肅地

征東行中書省 今朝鮮地

遼陽行中書省 今遼東地

雲南行中書省 今雲南

河南行中書省 今河南兼江北

江淞行中書省 今江南兼淞江

陝西行中書省 今陝西

江西行中書省 今江西

故明分置天下為兩京十三省為府為宣慰使

為軍民府

北京 治順天今府

南京 治應天今江寧府

河南省布政司 治開封今府

陝西省布政司 治西安今府

湖廣省布政司 治武昌今府

浙江省布政司 治杭州今府

江西省布政司

治南昌今府

山西省布政司

治太原今府

山東省布政司

治濟南今府

福建省布政司

治福州今府

四川省布政司

治成都今府

廣東省布政司

治廣州今府

廣西省布政司

治桂林今府

雲南省布政司

治雲南今府

貴州省布政司

治貴陽

按明九邊之地大寧內徙左臂單寒遼陽復沒三協為重得安南而不能守失河套而不能復蓋亦積弱之勢矣

又按杜氏通典言唐之土宇南北如漢之盛東不

及而西則過之唐史取其說以序地里志蓋開元天寶時事也謹按河西在漢休屠王地武帝始置郡自東漢以來民物阜盛竇融張軌乘時保有融值光武中興遂歸版圖而張軌呂光禿髮沮渠累據其土蓋地勢險僻可以自保其一隅貨財殷富可以無求于中國唐天寶以後河西隴右没于吐番至宋為元昊所據倔強構逆則文物彝常之地盡化為龍荒殘破之區蓋西北之地闢于漢而荒于唐安在唐之西過于漢也

割據分爭第八

先王建國侯甸采衛唇齒相維臂指相使無有分爭
割據卽春秋之時見于經傳者一百三十五國猶屬
先王封建之餘不可以爲割據惟自田常篡齊六卿
分晉亂賊公行併吞四起日甚一日併爲七國故割
據分爭自七國始

七國割據

秦據關中北有代邊南有黔地西盡巴蜀東扼嶠函
此割據之最雄者也然魏之西河入秦則秦東以黃

河為界秦得巴蜀下三川則南以黔中為界始秦非

子牧馬汧渭之間其後盡有岐豐之地徙都咸陽今陝

西全省西境四川成都北境貴州西北境

楚據江南荆土西南抵黔蜀東南抵吳會北抵陳郢

南抵江廣方城漢水之間三湘七澤之盛利盡南海

勢統裔落與秦為敵莫能過也始都陳後徙壽春今江

南省浙江全省江西全省湖廣全省除鄖陽屬韓餘屬楚併兗州南境貴州北境地

據秦古碑誓文告巫咸告大沈告亞駘即呼沱使

郤馨詛呪楚王謂秦楚自秦穆公至楚懷王熊相

十八世相好而熊相背盟考秦穆公自申包胥乞

師秦發兵救楚則秦楚相好然楚世與秦好秦屢

詐楚以武關易楚黔中一詐也使楚詛呪齊王二

詐也與楚懷王婚三詐也三詐之後楚已丘墟矣

齊據山東負海之國西抵韓魏東盡東海北抵漁陽

北平西南抵楚十二之雄都也但其國負海不能充

拓以遠于秦不甚受兵秦用遠交近攻之策齊得安

枕者四十年今山東全省地惟兗南屬楚

韓據平陽九百里之地以當秦東幾不能成國况四

通五達當趙魏秦楚之衝雖其地延斜至于鄖陽然被兵不已初都平陽後徙新鄭以避秦也

今河南許州鄭州汝

州南陽陝州湖廣鄖陽一帶地

魏據大梁少梁與秦為梗可以自立西河之地據秦腹心故文侯用吳起為西河守誠重之也魏失西河

則秦得完邊自守六國困秦無策正坐此也初都安

邑臨河抗秦徙都大梁則畏秦矣

今北直大名山西平陽陝西延安綏

德麟州同華諸處河南開封歸德衛輝懷慶地

趙據晉陽北有燕代據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若和

輯諸戎以此臨秦亦雄國也武靈王胡服騎射詐為

使者以窺秦亦已奇矣惜乎不能令終而平原君徒

修邊幅長平之四十萬趙無壯者初都晉陽漸徙邯

鄆亦避秦矣

今真定保定廣平順德太原汾州大同平陽北境陝西榆林葭州河套地

燕據北平于秦為遠其國可以拓充若渡遼水足以

收朝鮮之衆據漁陽上谷足以當天之兵奈之何

太勢已去區區易水之歌督亢之獻作無寥之極思

哉

今北直順天永平遼東地

按燕丹刺秦以劍術作燕丹子一卷有一人為之

序曰目無秦技無人然後可學燕丹子有言不信有劍不神不可不讀燕丹子從太虛置恩怨以名教衡意氣便可焚却燕丹子此荆軻事也有燕丹而後有荆軻也秦威太赫燕怨太激威怨相軋所以白虹貫日和訶變徵我固知其事之不成倚柱一笑所謂報太子而成其爲荆卿者乎一序大奇不忍沒之姑寄于此

秦楚之際割據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項羽起自江東陳涉奮于大澤故英雄角立勢如風雨

高祖起豐沛誅秦滅項國號大漢而都關中

項羽據彭城後兵敗垓下爲漢所滅

陳涉自立爲楚凡六月莊賈殺之秦嘉立景駒項梁殺之楚懷王孫心立項羽殺之

田儋自立據齊敗死田榮立敗死田廣立漢斬廣田橫據海島自殺

武臣將韓廣據燕項王殺廣立臧荼漢斬臧荼

武臣據趙城其下李良殺之張耳陳餘擊良走之立

趙歇項羽徙歇爲代王漢斬歇立張耳陳餘

項羽立韓成韓王尋殺之立鄭昌漢斬昌復立韓王
孫信據太原後叛降匈奴

項羽立司馬卬爲殷王據殷

董醫爲翟王降漢

章邯爲雍王漢殺之

番君吳芮據衡山漢封長沙王立五十年無子國除

彭越封梁王伏誅

無餘據閩越傳郢丑餘善凡九十二年漢滅之

趙佗受任囂之託傳胡嬰齊建德其相呂嘉反凡八
十五年漢滅之

西漢末割據

光武起南揚劉縯被殺以蕭王混一天下爲東漢劉

永據梁稱帝敗走子紆立再奔滅

董憲據西海稱王爲漢所滅

王郎詐言成帝後據邯鄲爲漢所滅

李憲據淮南爲漢所滅

鐘武侯劉望據汝南稱帝爲漢所滅

張步據齊爲齊王降漢伏誅

盧芳詐稱武帝曾孫據大原其將隋煜降漢芳入匈奴

彭寵據燕稱王與涿郡張豐連兵爲其下所殺

朱鮪爲更始將據洛陽降漢

秦豐據南郡稱楚黎王爲漢所滅

劉盆子樊崇等據關中降漢

王陽據真定降漢伏誅

隗囂據天水稱王子純降漢

銅馬大搶尤來鐵脛諸賊據河北兵敗降漢

公孫述據成都稱帝敗歿其將延岑以城降

竇融據河西降漢

東漢末割據

東漢失馭十常亂權袁曹相軋天下分爭割據之勢
魏晉以成

袁紹據鄴傳少子尚爲曹操所敗與熙同走遼東被

殺袁譚紹長子據青州爲尚所攻降曹復叛敗歿

袁術據壽春稱帝破于曹操走渡淮後二年歿

呂布據陳留下邳徐州滅于曹操

公孫度據遼東傳子康殺袁熙尚降曹

公孫瓚殺劉虞據幽州名易京袁紹滅之以子熙守

其地後走死

張繡據宛降曹

張魯據漢中降曹地歸蜀漢

韓遂馬騰據涼州騰子超降蜀漢

劉表據荊州傳子琮降曹曹敗走琦立琦死地分于

吳蜀

劉焉據益州子璋爲昭烈所襲

南单于扶羅白波據平陽附袁紹紹滅降曹

季漢割據

曹操子丕篡漢爲魏司馬炎復篡之爲晉西抵涼州

東抵成山西南則武功子午谷東南則射陽南譙正

南則當陽宜都正北則盧龍新興

吳北抵揚州樊鄧南盡南海東連閩浙西接川湖

漢北據漢中南據六詔西抵汶山東至涪陵

東晉十七國割據

按晉元帝渡江粗安江表大江以北五涼五燕三秦二趙一夏一蜀共十七國

北漢卽前趙劉淵劉和劉聰劉曜據平陽

後趙石勒石虎石世石遵石鑿冉閔據襄國卽順德府一帶

前秦苻洪苻健苻生苻堅據西安

後秦姚弋仲姚襄姚興姚萇據西安

西秦乞佛國仁乾歸熾盤據合黎卽嘉谷關一帶

前燕慕容廆慕容皝慕容暉據鄴

後燕慕容垂慕容寶慕容熙據中山

西燕慕容冲慕容忠慕容永據上黨

按苻堅破慕容雋冲妹年十四有殊色所謂清河

公主堅納之冲年十五爲人纖媚粉澤有龍陽之

姿堅愛幸之王猛切諫出之于外冲小字鳳皇長

安歌曰鳳皇鳳皇止于阿房堅曰鳳皇非梧桐不

棲乃植梧桐千株于阿房以待之後冲反進攻長

安堅登城罵曰羣奴止可牧羊何爲送死冲曰旣

厭奴苦取爾相代竟僭位于阿房

南燕慕容德慕容超據廣固卽今胸山東陽一帶

北燕高雲馮跋弘翼據永平

前涼張軌張實張茂張靈曜張天錫據瓜沙

後涼呂光呂紹呂慕據永昌

西涼李暠李歆李恂據曲光

卽今肅州一帶

北京段業沮渠蒙遜牧犍據甘州

南涼秃髮烏孤利鹿孤傉檀據臨洮

夏赫連勃勃赫連昌赫連定據寧夏

按赫連勃勃爲人制度精謹沈存中云延州豐林

縣城爲赫連氏所造其土緊密如石斲之皆爲火

光其城不甚厚但馬面極長且密親使人量之馬

面皆長四丈

馬面卽城敵臺也

相去止六七丈予曾親見

攻城若馬面長而密必不能攻此城亦勅敵也又

于青澗城掘地得雀環刀刀爲夏國造知赫連之

物其刀精光如鏡響聲鏗然削玉如泥可破重甲

真寶物也

蜀漢李雄李班李壽李勢據成都

隋末割據

李淵起太原受隋禪爲唐

高開道據北平爲燕王爲其下張金樹所執

竇建德據濟南因救王世充被擒時劉黑闥在家高

君雅促之復起自稱漢王敗走突厥爲其下所殺

徐圓朗據兗稱魯王敗歿

李密據倉廩敗歿

王世充據河南稱帝被擒

徐師順據任城降唐

梅和巖據宣城降唐

劉元進據餘杭降唐

劉武周據雁門稱定陽可汗敗走突厥爲所殺

朱燦據襄陽稱楚帝敗奔王世充

梁師都據朔方倚突厥弟洛仁殺之以降唐

冉安呂據夔降唐

李軌據涼州敗誅

楊士林據武昌爲田瓚所殺

馮盎世據嶺南歸唐

李子通據江都降唐伏誅

蕭銑據江陵李靖滅之

殘唐藩鎮割據

魏博天雄軍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復亂有州

七貝博魏相
衛磁名

田承嗣

悅殺于緒

緒

季安

懷諫

弘正

遇害布

衆亂自殺

史憲誠

何進滔

弘敬

全皞

韓君雄

簡樂彥貞

衆殺

趙文珩

衆殺

羅弘信

子

紹威

再傳滅

鎮冀成德軍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庭

奏反有州六

恒定易
趙深冀

李寶臣

維岳

殺于武俊

王武俊

士真

承宗

承元

庭奏

元延

紹鼎

紹懿

景崇

鎔衆殺
之滅

幽州盧龍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

融反有州九

幽冀營平涿
莫檀媯瀛

李懷仙

殺于朱

朱希彩

衆殺

泚

滔

劉忬

衆殺

濟

殺于總

張弘靖

朱克融

衆殺

李載義

楊逐

楊志誠

衆逐

史元忠

衆殺張仲武

直方

奔朝

張允伸

簡會

奔

張公素

李逐

李茂勛

可舉

衆殺

李全忠

匡威

匡儔

劉仁恭代

之一
傳滅

平盧淄青更二姓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淄青齊海登萊沂密

曹濮充鄆

侯希逸逐于李李正己 納 師古 師道王師討之殺于

將劉悟

滄景橫海軍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畧

有之一傳滅有州四滄景德棣

程日華懷直 懷信 權以下四人皆朝命鄭權 烏重

胤 杜叔良 李全畧 同捷拒命敗誅

蔡州彰義軍更三姓傳五世而滅有州三神光

李忠臣 希烈反殺于仙奇陳仙奇殺于少誠吳少誠

少陽 元濟討滅

澤潞昭義軍更七姓至劉從諫拒命一傳滅有州五

鄆刑潞洛磁

薛嵩 萼以下皆朝命李承昭 李抱真 王延貴

李長榮 盧從史 李元 劉悟始世襲從諫王師

討之殺于將郭誼

宣武軍傳二姓四世而滅有州四汴宋穎毫

劉玄佐

醜于樂士朝

士寧

逐于李

李士榮

迺執于鄧進恭歸國

董晉

韓弘

李愿

齊韓充

董晉以下皆朝命

按唐人立國內亂于宦官外亂于藩鎮藩鎮敢于

賊殺大臣弄兵拒命皆朝廷姑息為之也萬一有

定議誅伐者則刺客奸人並起所謂適啓其口也

首已鏃其胸即如吳少誠以三州之地更五世方

能取之則朱泚李希烈等又何如也其後又用藩

鎮以除宦官李茂貞朱全忠一名而唐室亡矣哀

哉

後五代割據

楊行密據淮南號吳傳四世共四十六年篡于李昇

李昇據江南號南唐傳三世共三十九年滅于宋

王建據成都號蜀傳二世共三十五年滅于後唐

孟知祥據成都號後蜀傳二世共四十一年滅于宋

劉崇據太原號北漢傳四世共二十八年滅于宋

劉隱據嶺南號南漢傳五世共六十七年滅于宋

馬殷據湖南號楚滅于南唐王進逵周行逢繼之馬

氏傳五世共五十七年周氏又十年滅于宋

高季興據荆南號南平傳五世共五十五年納土于宋

錢鏐據兩浙號吳越傳四世共八十四年納土于宋
按錢鏐自唐昭宗乾寧四年封吳越王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錢俶納土于宋入獻赭黃犀龍鳳龜魚仙人鰲山寶樹等通犀帶凡七十餘條皆希世之珍也玉帶二十四紫金獅子帶一金九萬五千餘兩銀一百萬八千餘兩錦綺二十八萬餘疋色絹七十九萬餘疋金飾玳瑁器一千五百餘事水晶瑪瑙玉器四千餘事珊瑚五尺七尺者三萬餘本金銀瓷器一千四萬餘事金銀飾龍鳳船舫二百艘銀裝器械七十萬事白龍腦沉速香二千餘斤歸國之後舉朝文武闈寺皆有餽遺有國以來所積一空矣雖然輸財而身安慶遠至今宋亡而錢氏福祿不絕猶勝乎崛強身亡而國破者也

王潮據全閩號閩王傳六世共五十年滅于南唐
附拓拔思敬唐賜姓李至李繼捧宋賜姓趙至趙元昊始建國原本黨項西裔據寧夏國號夏舊史

興地開說 卷之二
傳世不詳共一百九十五年在宋理宗時滅于元
按十國各據偏方雖曰建國實不成國吳越稅及
雞子高季興江上畧人行同盜賊馬殷號九龍治
世舉動可笑劉崇宰相俸錢不過數百文江南王
民間夜不燈火一當水旱腹削百出便不支持歐
公五代傳贊曰當此之世何異豺狼而牧斯人也
信乎

元末割據

明太祖起濠州誅鋤豪傑建國江寧而爲明

韓山童劉福通據潁亳而爲宋

徐壽輝據蘄漢而爲天完

陳友諒據武昌而爲漢

張士誠據姑蘇而爲吳

郭子興據滁

毛貴據山東

趙均用據安豐

明玉珍據蜀

方國珍據溫台

陳友定據八閩

治亂之跡不明不可以識古今而知世變今考七國以來以及唐宋割據其所以至此者皆賊民爲之也七國之時有說客奸人爲之賊民秦之末有陳勝胡廣爲之賊民兩漢之末有尤來大搶爲之賊民東漢之末有張角黃巾爲之賊民兩晉之末有孫恩盧循等爲之賊民唐有黃巢秦宗權宋有李全楊么方臘明有鬪賊獻賊皆權臣逆璫戚貴擅權以致賊民興起先有賊民敗壞元氣然後草澤英雄起而割據焉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誠萬古之龜鑑也

附說

問敘割據而不及張邦昌劉豫者何也曰邦昌劉豫不可爲割據也邦昌劉豫皆阜城人金人用德光故智而立之非真立之立之蓋爲之兆也德光云漢人刀巧難治故棄而弗取金人得宋猶以此爲疑故立二人以試之其冊文用六十六方金字文所以眩其心以堅其驅除之志也及宋人旣安僞楚之踰月而

誅偽齊亦未幾被執何足以爲割據乎哉

二人以知之其無定以六十六女金字文德以記其

女西縣亦其乘而帶取金人許未許以出命與若

贊而立之非其立之立之蓋爲之其也論夫于其

不其爲論其出時昌德新背早知人今人臥盡次

問於論其出不其論其昌德新背所以昌昌德新

州指

與齊無日矣其論其古

輿地隅說卷之二終



